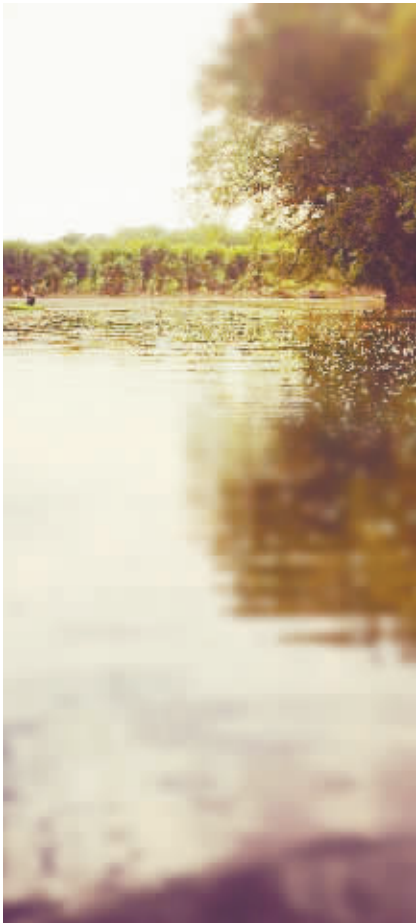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怀念汉三先生

■杜鸣钟



大概是 1975 年的时候，那时我正在原籍的生产队里靠拉架车挣工分吃饭。一天，芝麻洼方面的一位文友向我传递一个信息，说是邢楼村一个叫邢汉三的人，过去当过《河南日报》的总编（实为《新河南日报》），因历史问题，现遣回邢楼劳动改造，笔头子相当厉害。友人还向我叙述此人富有传奇色彩的趣事：记忆力惊人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能倒背如流；走马观花，一街两行过目不忘；在生产队里种菜，分菜时从不用过秤，手一掂，几乎分毫不差；谁家盖房子，几间房能用几根檩条几根板椽，他不用计算张口就能说出。他还精通四国语言。我听了，甚是吃惊，太康县竟有这样传奇的人物？他为何流落到民间？我有要去拜访他的念头。经过一番准备，我写了一篇小说带上，骑着自行车，往邢楼方向赶。

走到涡河北岸的邢楼时，便打探汉三先生的住址。一个叫邢胜利的年轻人热情地把我领回了家中。他告诉我他是汉三先生的孙子，至于多远多近的孙子，至今我也不得而知。他说有事他可以向爷爷转达。我说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拜访邢先生，就把随身携带的小说拿给他，希望汉三先生能提些意见。记得邢胜利招待我在他家吃了晚饭，他说爷爷在菜园劳累一天了，最好不要打扰他，说着就带着小说出去了。到了晚上十点钟的时候，胜利回了家，说是这篇文章他爷爷看得很认真，又在后面写了好多字。我接过来，在煤油灯下细看。我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女青年甘当生产队饲养员的故事，运用“三突出”手法，现在看来，虽说价值观错了，但文学手法还是成功的。当时汉三先生在作品后面写的若干评语，我感到实在不能苟同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当时是完全错了。

那天，我就休息在邢胜利的家，第二天就

赶回了家乡。

没有见到心中的偶像，我实在心有不甘。经过一番酝酿，就又写了一篇文章，决定二赶邢楼。一天下午，我又骑自行车赶往邢楼，见到邢胜利，我就把要面见汉三先生的想法说了，胜利就又帮我联系，他回来告诉我，他爷爷已经同意晚上跟我会面。

在邢胜利家吃过晚饭，他就领我去见他爷爷，来到了那两间破旧又低矮的房前。汉三先生在门口站着迎接我。他长得精瘦精瘦，一米六七的个儿，一副沉稳的表情，出奇的沉稳，那沉稳直接威慑着我，让我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个见过世面吃过大盘荆芥的人物。我们没有寒暄，也没有客套，甚至连大碗茶也没有喝上。屋内，有的只是两个小木板凳，我俩就地而坐，促膝长谈。我以拜师的口气，从本土文化向汉三先生请教。汉三先生从古陈国谈到扶乐国，继而又谈到古阳夏，从天下袁氏出扶乐谈到袁世凯，从刘郇膏又谈到儿子刘果，从诗人谢灵运谈到王新祺，他语气不疾不缓，嗓门不大不小，镇定自若，让我感觉到他知识的确渊博，记忆力的确惊人。随后我话锋一转，以挺惋惜的口气，探询他：“邢老，以你的出众才华，落得日伪汉奸这等罪名，让人真为你惋惜。”

汉三先生听了，一阵沉默，足足有五分钟，然后以比较低沉的口气说：“最终的结果是因为我对时局没有把握好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人，哪个不是往上走啊！极少有人给官给位子不去做的。”他又感叹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往往塔的底层人物众多，历史上，能登上塔尖的，又有几人呢！”

我陷入了沉思，汉三先生的话语极富哲理啊！

一晃几年过去了。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。1978 年，众多的考生向我传递信息，说汉三先生在芝麻洼一带开办日语、英语辅导班，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要立大志的思想，并把我当作青年人励志的楷模，向学生们大肆宣传。我听了，深感受宠若惊，羞愧难当——其时，我在家乡仍然是个纯粹的农民——也深感汉三先生的政治嗅觉灵敏，刚闻到开放的信息就开办辅导班，用其微薄的收入来贴补家用，堪称敢想敢做以身试水的人物。

后来，我走出太康，先后供职于几家媒体。当年曾两次接待我的邢胜利老弟，曾去周口找过我，也是骑自行车去的。我特意问起汉三先生，他告诉我，爷爷被河南大学聘去写日伪统治时期的回忆录了。我问：待遇咋说的？他说：可能是按字计酬吧！当时，全国的一些冤假错案被推倒，一些冠以不实之名的人被平反，我也很想为汉三先生做点事情，但，人微言轻，也只是想到而已。后来才得知，早在 1983 年 9 月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刑处分，恢复了教师身份，我听了，感到由衷欣慰。

有一次，我翻阅到民国三十一年出版的《太康县志》，有汉三先生的题跋，作为县志，只有比较特殊身份的人才能为之，结尾道：况余职司宣传，对桑梓故乡，独嘿无一言乎：爰述其首末，以为跋……文笔犀利老到，是吾辈所不能企及的。那时，他的职务是河南省公署宣传处处长。

再后来，我便得知汉三先生已于 1993 年离世的新闻，为太康县陨落了一颗文坛星辰而扼腕长叹。他在那逆境中永不言败、宠辱不惊的心态，不甘沉沦、永远与命运抗争的精神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他在离世的前两年，还雄心勃勃，笔耕不辍。我深知，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，以他那消瘦的身材，如今的“三高”（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胆固醇）肯定与他无缘。我在想，倘若汉三先生能有好的生活环境、好的医疗条件和优越的饮食条件的活，他很可能长命百岁！是叹息，也是惊喜！呜呼，汉三先生！



## 父亲是个“钟点工”

■葛有杰

母亲去世后，我把父亲接到城里，本来是想让父亲享享清福，安度晚年，没有想到，妻子却把父亲当成了“钟点工”。

每天早饭后，妻子饭碗一推，嘴巴甜甜地对父亲说，爸，我着急上班，没有时间了，你把碗洗一下吧。还教给父亲如何使用热水器，用多少洗洁精，唯恐父亲把碗洗不干净。有时候把一堆脏衣服让父亲来洗，安排父亲哪些用洗衣机洗，哪些必须用手洗。有时我中午下班回来，还能看到父亲在水房里洗衣服。

到了晚上，她要么躺在床上看手机，要么去跳广场舞，让父亲在家拖地，打扫卫生。父亲逆来顺受，也怕我和妻子闹矛盾，不敢反抗妻子，妻子指哪儿他打哪儿。再后来，连买菜、交水费和电费也由父亲代劳了。

妻子很有心计，她知道如果一味地使唤父亲，时间长了，势必会引起我和父亲的不满，于是她就向父亲略施小计，没事儿在办公室给父亲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（估计是检查父亲的工作），下班前给父亲买点糕点、杂面馒头什么的（估计是她和女儿想吃），给父亲买几件衣服（应该是地摊货）。在

妻子“糖衣炮弹”的攻击下，在不愿引起家庭矛盾的心理作用下，习惯成自然，父亲心甘情愿地当起了“钟点工”。

妻子又给父亲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连接送女儿上下学这工作也移交给了父亲了。

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趁父亲不在，我向她发火了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，哪有你这样使唤老人的！你妈到咱家来，你可是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，她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妻子白了我一眼，我妈在咱家住不到五天为什么非要离开？就因为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，她闷得慌，她寂寞，她待不下去！如果不让咱爸忙起来，他也会觉得住在咱家没有意思，他回老家一个人住，你放心吧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，我们才有机会尽孝。再说，你以为我真的把咱爸当钟点工了吗，我会给钟点工这种待遇吗？给，这一套“俏夕阳旅游套餐”票，让咱爸出去旅游吧。

妻子把父亲当成“钟点工”，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是亲情的凝结。



## 天伦之乐



■塬上草/摄